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〇九一號
丙戌年四月十四日
四月初六立夏廿二小滿

晉綏邊區民衆醫院啓事

同人等秉爲民衆服務之宗旨，於臨縣青塘村，設立「晉綏邊區民衆醫院」，暫定治療手續如下：

（一）凡本邊區軍民來本院診治者，概不收掛號費與治療手術費。

（二）凡來本院診治之邊區民衆，藥費只收半價。

（三）住院者伙食費自備，伙食費按當地市價折合計算。

（四）復員軍人、抗屬、與家境貧苦者，免收藥費。但須持有區政府以上之正式證明函件。

（五）本邊區軍人來本院診治者，藥費一律免收，但須持有連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住院者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此項藥費可依介紹信，實報實銷。

（六）住院者須經本院醫師之檢驗。

本院同人謹啓

爲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治黃協議
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

如國民黨當局堅持二月內合龍放水，則中共不能不認爲這只是藉治河爲名，蓄意淹斃豫冀魯三省解放區人民，並將被迫採取必要的自衛措施。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記者頃以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治河協議，陰謀淹斃黃河故道豫冀魯三省七百萬同胞事，訪問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言人談話如次：

問：黃河問題的經過如何？

答：黃河原經豫北冀南斜貫山東至利津入海，民國二十七年夏，始由國民黨當局派軍隊在河南鄭州開封間中牟縣境之花園口實行決堤，圖以此阻止敵人的進攻，至此，黃河乃由花園口東南流至豫皖邊入淮河，轉運河長江入海。黃河決口的結果，有百害而無一利，加以國民黨當局事前對人民保守秘密，致黃水所經之地，無數同胞之生命財產慘遭損失，爲抗戰史中極慘痛之一頁，而淮河運河的水道，亦因而遭受影響，河床有逐年淤淺之慮。現抗戰結束，以充分人力物力與友邦援助疏導黃河，使復歸故道，原則上是可行的，雖然實對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人民會帶來一些災難，但爲了更多數人民的利益，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人民及中共是贊成此舉並願積極參加此項工作的。然而黃河下游的故道，乾涸已達八年，河床高出地面一丈以上，勢如屋脊，其上新建之村鎮已達一千七百個，故所謂故道早已名存實亡，全岸二千餘里的舊堤圍現亦已殘破不堪，入魯後，北岸濮縣至壽張之段以壞特甚，濟南以東更多險工，亟待修補。此項工程，甚爲浩大，決非幾個月所能到，而我解放區經八年抗戰三年災荒，更決無獨立完成此項工程之可能。如有意置上述問題於不顧，逕將花園口新道堵築，則黃水橫流之慘禍，必較八年前之慘禍尤爲不堪設想與不可言喻。今年三月，我冀魯豫邊區政府鑒於豫冀魯三省民命所關，特派代表賈心齋趙明甫前往開封，與國民黨政府主管機關研究妥善辦法，並與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趙守鈺氏親赴黃河故道兩岸勘察，目睹上述實情，於四月十五日在魯西南荷澤地方共同成立協議，要點如下：（1）故道先行濬河復堤，然後再在花園口實行堵口放水。（2）河道內村鎮之遷移，已確定救濟辦法，由黃河水利委員會轉呈國民政府行政院撥發。（3）施工機構由雙方派人合組。（4）逐步修復有關之交通，但保證不作軍用。黃河水利委員會一切公正專家均同意此種合乎情理的辦法，並決定在兩年內堤完堵黃歸故的工作。乃國民黨某些當局卻不顧這一公平合理的協定，令該會於兩個月內完成花園口堵口工程，對於故道下游善後，則提出加高五公寸堤土的敷衍辦法，因此荷澤協定迄今未付執行，而花園口堵口工程則已積極進行。據冀魯豫邊區政府代表趙明甫親往花園口視察，發現全長一千五百公尺之決口東西兩端已完成，只留寬五百公尺之水流，國民黨當局現正動員民夫一萬七千人，卡車二十輛，並徵好輕便鐵道與輸器材，以便趕於短期內實行合龍，放水東流，使冀南與山東大部化爲澤國。此外，並聞國民黨內某些人物還打算在豫北武陟地方導黃水入衛河，使於魯西北會運河北流至河北入海，則衛河運河沿岸平原更將全部淹沒。

問：中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

答：中共認爲荷澤協定中先濬河復堤後堵口放水的原則，完全公正合理，切實易行，且已得到很多負責治河人士的贊許，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加以反對。中共希望國民黨當局能夠信守這一協定，並協助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濬河復堤與遷徙黃河故道七百萬居民，使黃河歸故工程得以順利完成，在這一方面，中共與解放區人民必將充分協力合作。但是現在國民黨某些當局卻毫無理由地違反先濬河復堤後堵口放水的協定，對遷徙救濟故道居民不負任何責任，並堅持兩個月內先在花園口實行合龍放水，那麼中共不能不認爲這只是藉治河爲名淹斃豫冀魯三省解放區同胞，而這是與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分不開的。中共對於千百萬人民的生死存亡決不能坐視不顧，對於國民黨內反動派不惜以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的惡毒計劃，不能不表示堅決的反對。現在冀魯豫政府代表已向開封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中共駐南京的代表亦將向有關當局提出同一抗議，要求制止這一陰謀的實現，並聲明如果國民黨當局一意孤行，不顧民生，則首當其衝的冀魯豫解放區人民，爲了生存，將被迫採取必要的自衛措施，其後果應由國民黨當局負其全責。我們希望國內外各方人士尤其是有關人士，能夠主持人道正義，在故道濬河復堤與居民遷徙救濟工作完畢以前，努力制止花園口堵口工程，以援救冀魯豫沿河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民免於死亡。

閻錫山蓄意擴大內戰
對我九分區竟行「清剿」「掃蕩」

四月份閻軍對我呂梁區大進攻即達八十四次，出動兵力約在一萬三千餘人，佔我村鎮八十餘處。

（新華社汾陽十日電）四月份以來，閻軍一面與我操作，積在中陽、汾陽、文水、平介、孝義等地與我談判，一面卻調動兵力，對邊向我解放區進攻。特別在九分區各縣閻軍，更厲行了「清剿」「掃蕩」，妄圖一舉將我軍驅退或消滅。現略述如下：

四月二日靈石閻軍（偽軍征五一支隊）三百餘人在隊長李法子率領下，向城西解放區進攻，佔領我城西南六十里之毛家上莊。二日北上佔領我離城六十里之雙池鎮。五日攻佔我雙池鎮西南廿里之老虎山，至此伸入到我解放區腹地達六十餘里。閻軍所到之處，強迫民衆修碉堡，築據點，大肆搶掠，搜捕人民。同一時期，駐於汾西、靈石閻軍（偽挺進軍一支隊），亦分兩股向城西解放區進攻，在支隊長齊運恭孔率領下的三百餘人，三日攻佔我城西南三十里之邢家窰，六日北上攻佔我城西南五里之日衣，七日向西南包圍我城西三十餘里之楊家莊武工隊，捕去隊員八名。陳逆家屏率領的一股百餘人，自城西北十餘里之上桑原出發，七日攻佔我城西北三十里之對莊鎮及前後王堤，並召開羣衆大會，聲稱「開展政權趕飯匪」。隰縣閻軍三百餘於四月十二增至城東北七十里之石口（一月十九日爲閻軍侵佔），並繼續向我東北五十餘里之大麥郊進攻，企圖打通孝隰公路，被我擊退。同時侵佔我大麥郊東南四十餘里之興尚。二十六日隰縣閻軍又增至石口四百餘，蒲縣閻軍增至城東北五十餘里之克城，霍縣閻軍亦增至汾西，二十七日三股閻軍合作，石口閻軍四百餘分兩路向西攻佔我九分區司令部駐地之廣城（隰縣東北七十里），伸入我解放區近五十里，其他兩股亦從南面向九分區腹地會攻，進佔中村、太平（均隰縣東南約五十里）、閻家岩（汾西城西北四十多里），修築據點，現隰縣石口閻軍與靈石老虎山閻軍東西相應，企圖分割我九分區。五月一日隰城之閻軍與汾西閻軍會陷我勍香。永和方面閻軍四百五十人五日向西伸入我解放區四十餘里，攻佔我黃河渡口永和關，以機槍擲彈筒向河西延水關發射三小時。九日永和閻軍又攻佔我黃河渡口馬頭關、秋渡關及仁義、劉家一帶，強迫我每一壯丁出白洋四十六元，小米四石，每個女人要一雙鞋，二丈布，羣衆苦不堪言。四月初從吉縣增至大寧之閻軍四十五師二個團，於七日佔領城西北三十里之模山、峪里，企圖繼續進犯。其他陽曲、清源、太原、徐溝、祁縣、交城、汾陽、平遙、介休、孝義、中陽各縣閻軍無不積極向我解放區進攻搶掠。在四月十、十一兩日，平遙閻軍曾以一千三百人向我平汾路獵攻，並以二百日軍作先鋒，攻我建補等村。五月初汾陽、平遙、孝義閻軍均有五百人以上之進攻。甚至已成立協議之文水閻軍，亦於五月五日派兵進入該地區之樂村一帶搶糧，並抓走我工作人員四名，企圖撕毀協議。總計從四月二日到五月五日的月餘中，閻軍向我較大的進攻達八十四次（小的出擾搶掠不計其數），出動兵力約一萬三千餘人，佔我廣城（九分區司令部所在地）勍香等村鎮八十餘處，我營長張宗書以下五十三人受傷，我劉政指以下二十四人陣亡，俘去十人，抓走民衆四十五人，搶走種籽、食糧無數。閻錫山蓄意擴大內戰之陰謀，已昭然若揭。

大同閻軍派遣特務
化裝潛入解放區破壞

（新華社豐鎮十一日電）閻軍三十八師第二團團部於四月下旬，成立特務組織「突擊隊」（又名「游擊隊」），共二十餘人，穿着便衣，經常在夜間或拂曉，攜帶步槍一支、手榴彈一顆，到達口泉周圍村莊如窰子坡、高莊、王莊等地，捕捉我民兵及站崗羣衆，有時更化裝小販或農民，潛入我區進行偵察。在口泉街上，該隊亦以「懷疑」藉口，任意逮捕人民。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期中，被誣以「私通八路」之「罪名」而活埋之無辜人民，僅口泉、永定莊兩地即有二十餘人，如曾在閻錫山任北礦務發務師中任職之王忠，即於五月四日午夜，在口泉北山被活埋。大同閻軍當局亦於四月下旬組織「殺窩隊」「特務隊」，專門調查登記閻方原籍在我解放區之偽軍偽警，然後假「復員」之名，迫其「還鄉」，實則來我區偵察軍情，尤其着重調查山溝小路，並準備於閻軍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時，採行暴動，裏應外合。對閻軍此種特務活動，我應提高警惕，嚴加防範。（海鷹）

警惕閻傅武裝特務
加强羣衆防奸工作

（神池訊）五寨前寨近發現由朔縣特務機關派出之武裝特務二十幾名，僞裝乞丐，到處活動，刺探軍情和破壞我軍民關係，黑夜搶掠民戶，白晝造謠說：「八路軍和民兵搶了東西」，結交各種封建組織散播謠言，並威迫羣衆附和。這些特務行爲，引起羣衆高度憤恨。現各村都嚴密進行防奸工作。（韓斌）

（又訊）停戰協議發佈之後，一區民兵中滋長了麻痺觀念，對防奸工作鬆懈，武器不好好保管，有的步槍被兒童把撞針弄斷了，有的隨便打槍浪費子彈。四月中旬召開的中隊長會議對此作了檢討，決定加强民兵教育，使之認識防奸工作及愛護武器的重要，並規定專人負責保管武器，嚴禁浪費彈藥和借人使用。（楊森、古元）

（偏關訊）由清河派出之武裝特務王吟、劉三，配合暗藏之匪特王有、王二巴攜械至羅子莊，深夜暗殺我村幹部王保和村民王七，兩人均遭毒手，受傷顏重，特務當即潛逃，事後，羣衆深感今後應加緊防奸，提高警惕。（超倬）

神府縣級幹部

二次下鄉檢查整頓變工

（神府訊）今春曾選派縣級幹部到各區幫助組織變工互助，經一月餘的努力，均已回縣彙報工作，目前全縣已組織起變工組六零九個，參加勞動力二零四五人，畜力一零零四個，此外一、六兩區沿河村莊又共組織開荒組五十二個，有一七八人參加，到興嵐兩縣變工開荒。變工形式如三區吳家塔七區蘇泥家等村的合作變工，是將農業、運輸、紡織、學校等通力合作搞在一起，根據各人所長分工進行，年底按股分紅。一區劉家灣、二區保則里等村採用土地混合變工：即將參加變工者的土地混合起來，按上中下評定地租，秋後除去租外按股分紅，節省下婦女勞動在家紡織。一區王家山、五區大溝岔等村採用夥喂牛變工種地，或人力變畜力等辦法。一區郭家塔變工建立民辦小學，即教員給變工組員教小孩唸書，變工組給教員種地。還有活變工，是按節氣需要時就變，這在各區村都很普遍。據檢查在變工的組織領導與幹部作風上還存在下述缺點：一、組織變工中發動群眾做得不夠，勞英、積極份子、村幹部尚未全數參加變工組，一部份群眾尚未體會到參加變工的好處，有些地方產生不少的形式變工組。二、沒有抓住典型突破一點推廣全面，各地很多群眾都反映說：變工很好，但幹部也沒有和群眾商量，困難在什麼地方？如何想辦法解決。三、部份幹部存在好簡單怕麻煩的作風，對組織變工思想上認為：「我們不去組織領導，老百姓還不是照樣搞生產了」因此，如何提高鞏固發展現有的變工組，並使變工更加普遍起來，是很大的問題，經研究後決定縣級幹部第二次下鄉，配合區鄉幹部深入領導檢查，採取多和群眾商量的辦法，變工組不拘形式求實際，使變工一定要在群眾中成為一種投深帶固有組織的生產力量。並應克服過去簡單化的工作作風。下鄉幹部於陰曆五月底再回縣總結經驗，以便更進一步提高變工質量。（劉長健）

偏關十八盤

六十八人變工開荒

（偏關訊）二區十八盤行政村，曾組織起開荒小組。全行政村二百七十戶，組織了十五個開荒組，六十七個勞動力，二十個畜力，要開荒三百六十垧，大部份採用集體開荒，將來按工分糧，部份的採用輪流變工，現在開荒正熱烈進行中。高家塔村翁來存等十一人，拿上食糧到離村十里的四組去開荒，火燒開荒組，拿上乾糧下地，中午不回家吃飯，沙莊窩三套牛已開了半個月的荒。除開荒外，該村夏田已全部下種，為了解決吃油問題，又增種胡麻，已種了十三垧，下午還集體開坡，準備繼續種胡麻。（趙保、牛成、喬具拾）

靜樂大夫莊僱主

給僱工撥種地

（靜樂訊）二區各村僱工增資工作已往都在每年冬季進行，一年已完才增加，僱主事先摸不清深淺，因此不敢放手發展生產。今年採用事先確定工資，同時由僱主給僱工撥種一部份地的辦法，雙方都很歡迎。大夫莊一村今年增加了六個僱工都是用撥種辦法，郭來兒僱了一個長工，給了一石小米當工資，並給撥種四畝坪地（常年可產四石糧），一垧中等坡地和山藥蛋，土地和種籽都是僱主解決，種籽秋後歸還，其餘幾個僱工，也和上面的辦法一樣撥種了坡地；還有張保玉等六家僱了一個羊工，六家按羊數多少給羊工代種十三垧地，地是羊工的，這種變工辦法是一人給六家放羊，六家給一人種地，另外還給一小石米當工資，群眾反映今年僱種辦法，兩家都有利，僱主說：「撥地多一二垧沒關係。」僱工認為撥地比增資好，僱主既減去負擔，得的東西比過去還多，這種辦法實行後，僱工還繼續在增加。（羅軍）

小廟溝鍊鐵鑄鏵萬枚

北屯織蓆二千六百丈

（寧武訊）二區小廟溝及北屯村，在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外，鑄鏵、織席等亦在發展，小廟溝過去是邊緣村，屢受敵人摧殘很重。經兩年生產，逐漸恢復元氣，去年政府減輕該村一半負担，組織人力開生荒三百畝，產莜麥二百二十大石，平均每戶收糧六大石左右，打下今年的生產基礎。今春，十六個鐵工，開鑄兩盤鏵爐，每天鍊鐵水六百斤，現已鍊鐵兩萬斤，可鑄鏵一萬個。除本錢外，可淨賺莜麥五十大石。北屯村過去就出產席子，敵佔期間，因銷路切斷，賣不出去，每年只出賣席子三百餘丈，去冬銷路大通，五十三戶曾因織席，已賣二千六百三十丈，可獲淨利莜麥一百七十八石。開春時，又群眾組織了開荒組與變工組，要把六十多垧熟荒全部消滅。（周恭）

邊區行署指示各地

利用暑假訓練師資

（本報訊）行署指示各地利用暑假期間訓練師資，得以縣為單位，或以小學教員新解放區可以分區為單位，提升小學教員短期講習班，調集在職教員，吸收進步的在鄉知識份子參加，着重培養他們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與能力。老解放區則以縣為單位，集中小學教員召開半年工作總結大會，以檢查工作為主，同時進行政策、思想教育。指示要求各縣有關部門立即着手準備。

救濟晉西南同胞

神府募捐七十四萬元

（神府訊）全縣募捐救濟晉西南難胞工作業已結束，各地群眾聽說是「幫助晉西南同胞重整家園」之後，各地踴躍捐募，一區勞英楊為厚說：「咱們憑共產黨過好生活，晉西南老百姓叫日本人和閻錫山禍害的不能過日子，咱應該幫助他。」他一人即募出一千元，全鄉募集六萬七千元。七區勞英劉德如，縣參議員，除自己捐出外，並努力發動群眾，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也感動的說：「內戰時期國民黨用捐稅拔等等辦法來圖劃咱們，那時咱們要是沒有共產黨，量是活不出來，想來晉西南的老百姓，尤其是婆姨娃娃更是叫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欺侮得不成樣子，好容易叫咱共產黨八路軍解放了，我也願捐二百元。」在群眾慣種熱情下，全縣共募得本幣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元，按目前市價買成小米，能解決三百人一個月的食糧。（溫亮廷、劉長健）

交城大量採銷木材

三個月出品值二千萬元

（八分區訊）晉中平川木材重要源泉的交城山，現已恢復採伐工作。戰前中西川赤尖鎮一地有木廠六家，馱騾二百多頭，五元城有木廠十餘家，每年春夏季中西川運木材木筏運口順流而下，為交城山人民的重要收入。戰爭中木廠被敵人摧毀，林木業全告停頓。今年在幫助群眾恢復生產中，我貿易局特分設三處木材藥材採購所，恢復採山村的銷路，廣泛組織群眾與貿易局訂有合同的經常採伐木材的大變工隊即有五百餘人，另有許多小變工隊及零星採伐者。從一月至四月貿易局已收購一千三百萬元的木材，連群眾自行推銷者，當在二千萬元以上。現每日由開柵出口之椽子達三百根，扁担、車軸、吊杆及各種柄把亦不少。又交城山藥材產量甚富，計達百餘種，貴重者有珠苓、貝母、冬花等，戰前曾銷售於平津各地，為此間人民第二重要副產。現採藥季節到，農民正組織採摘。（何月郁）

（編者：在採伐木材中，應同時注意護林工作，教育群眾實行間伐，必要時政府人員應於伐林區進行有計劃的領導組織。）

靜樂國練雙路

大量淤地栽樹

（靜樂訊）四區練村，將絕戶地賣給貧苦農民，所得款項與反貪污款全部作為興修水利基金，選出熱心水利的王長兒等九人成立水利委員會，領導全村淤地。他們先按各種具體情況確定土地所有權，準備於淤成時向政府備案，統一調統一分配。具體做法是除本村人力外，不足勞力，向外村僱人，每日最高工資為三斤半米，一般為三斤米，總計工資約需二十七大石米，做工時，撥運石頭按遠近編號計工，勞力強弱均有獎勵：發揚勞動效能，群眾淤地熱情很高，現六十餘人每早晚鋪土工，估計三千個工，築堤長二十丈，闊一丈五尺，淤成地可達二千四百畝。（白文武、白貴保、李山）

（又訊）靜樂三區四路村，群眾正積極栽樹築埝，植樹游沙地，在農會幹部毛七斤推動下，九十六個勞動力，組成四個變工組，估修堤，能淤平地一千畝，為保護村莊，並植樹五百餘株。（孫勝緒）

評論

對和平要有正確的認識

停戰協定發佈之後，在我們一部份群眾與幹部之中，也出現了一種錯誤觀念——似乎和平已經打了包票，從此可以高枕無憂，於是防奸、民兵等工作可以鬆懈了。

這種觀念之錯誤，從不斷傳來的國民黨軍隊對我進攻、蠶食的消息，派遣武裝特務潛入我解放區進行暗害、破壞的消息，可得充分證明，今日神池、偏關所揭露的國民黨特務暗害活動，即是又一次證明，由於麻痺或者警惕和警戒得不夠，我們不少的群眾和幹部被殺害了，以至我們寧二區的區長也被誘殺了，這些痛苦的教訓，應該使我們所有的人都清醒起來。

我們必須認清，和平是我們解放區和全國人民鬥爭出來的，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忽然愛好起和平來，他們是被我們逼着簽字停戰的，他們很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計要從新挑起內戰，因此國民黨軍不斷向我們進攻、蠶食，又大批大批地派遣特務潛入解放區散播謠言，暗害破壞，以至陰謀在他們進攻時舉行裏應外合的暴動。

因此也就不難了解，和平決不等於「太平」，我們防奸、民兵工作等等都只應該做得更好，決不可以絲毫放鬆；我們應該張大警戒的眼睛，把前面來的進攻打退，把背後來的暗害撲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住和平，才能貫徹實現三大協定！

棉花苗捉後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邸熾華

一、拔苗：棉苗出土後，有了心時（即十字葉），可選擇距離適中的好棉苗二三株留下，其餘的拔去，並用手指或鋤頭，把留下的苗子周圍壓緊，以免因風吹日曬靈虛而死。若下種時用足線籽，或埋土後地皮花乾時用足鎮壓過地皮的，不壓也不要緊。

二、定苗：棉苗有四五片葉子時，可留一株，壞苗只留不好，好地棉苗留的距離二尺上下，次好地也要一尺五寸，山坡地要一尺以上。

三、脫講：我們現在種的棉花，叫洋棉花，和中國的棉花不同。有一種條叫游條，要把它去掉，棉花才能長好。游條在棉掉下部，有一枝二枝三枝不等，也有沒有的，和長棉花的扁担條不同；扁担條是平行向外長，游條是插斜向上長，扁担條很多發老長的股，游條發又長的快，扁担條葉子附近長出來的是棉桃，游條葉際長出來是小枝，枝上才結棉桃，棉桃是三瓣的，小枝是圓形的，只要用心，一看就能認的，分清楚後，用大指和食指，把游條齊葉子一齊去掉。有時還有兩根條，只頂端長一個棉桃，叫把門條，也可同時去掉。去年試種區有兩種偏向：一種是沒有去游條，一種是不管是不是游條，都苗去了四五枝，結果有的一扁担條也去掉了。還有的是過分細調精耕細作，去葉一次，去游條又一次，去把門條又一次，使初種棉的人感到太費工夫。又有的地區，因脫講太遲，游條長大，用手打切不去了皮，所以有剪子剪的，也有用指甲切的；或根沒有去盡，後來又生出小枝，耗費了發分，這些都不對，但是要用手打切，就是去些皮也不要緊。

四、切頂：按着西北的氣候，一般的切頂是在中伏，即棉苗生長的情形，及靠近頂端的小扁担條也生上兩枝，好的棉苗有的多留枝，次的棉苗少留枝。去年試種區切頂的情形很複雜，有的是按以往經驗地方的辦法——「立秋把頭低」，切頂太遲；有的是按中國棉花的辦法——「夏至前後切頂」，切頂太早，使角芽苗，打切不住。還有的人說：試種區有些不開，每苗留三枝扁担條就可以，因此，不管土地、氣候、棉苗、見有了扁担條三枝，就把頂去掉，因為棉苗還很大，游條角芽亂長，打切不住，費了功夫。

五、撒角芽：中伏切頂後，在大葉根際，還要生小枝，叫角芽，長有一寸多長時可以撒去（不要用指甲切）。大部地區打切棉花，要鋤三次，門脫條子，切頂心，撒角芽，總計棉花三次也用不了一個人工，婦女小孩都可以做。打切要在有太陽時。

六、[illegible]：棉花長的好，白露時就能綻開。露時，棉桃已發綠，可把棉稈上的大葉子去掉，扁担條的稍和開的花也去掉，棉桃根際的角芽也可去掉，棉稈根際用刀削去一部份，或深鋤一次，把毛根鋤斷，使棉苗不死不活，可以早綻開。

七、澆水、奶糞：棉苗很耐旱，只要捉住苗，就旱不死。但開花時旱的厲害，要鋤，掉棉桃，怕蒸死。要是水地，可以澆一次水，但地皮花乾後，要不十分旱，就不要澆水，以免多長枝葉，不結棉桃，或被熱氣蒸死。去年有的地區，天旱時發動群眾澆水，因為是旱地，挑上水澆落，蒸死棉苗不少。

八、路虎（忻縣叫黑婆）：近二年發生的很多，可在邊區臨風的方向，生火用煙燻，可以驅除；發動群眾在傍晚的時候用拍子打，或用手捉都可以。

九、油汗：膠泥地容易發生，棉苗種了也容易發生，天旱或大雨後地皮花乾時多鋤，可以預防。發生後，若早上有露水，可用灰撒上；若沒有露水，可以除去；或用煙葉、羊條稍根、苦杏仁等熬水，一手按鍋，一手把油汗的小棉苗摘去，也可以除去。

十、補苗：如缺苗時，可以栽別的莊稼，以前補苗的，還有收獲，再遲就不行了，怕棉花淺苗、下種時的莊稼，不要高的，不要有莖小子的。有的地區怕缺苗，下到大了又撿不好的種芝麻、胡麻、貝等作物，棉花定苗時後，如不缺苗，要下決心把其他的作物，一齊鋤去。

晉綏邊區「五四」青年座談會 致國民黨統治區青年的一封公開信

〜本文因轉遞延誤，昨日始收到，茲特刊登於次。——編者〜

親愛的青年弟兄們：

我們正以奮發的心情，來渡過抗戰勝利後第一屆青年節；在這個我們自己的偉大節日中，我們熱烈地舉行着「五四」青年座談會，自由地傾吐我們青年對國是對建設解放區對生產對工作對學習的種種主張。同時也談到在奮鬥中的你們，我們以萬分悲憤的心情，懷念着在國民黨法西斯派統治下的你們。親愛的弟兄們，在解放區，我們可以享有完全自由的民主生活，饑餓的得到救濟，失學的得到學校，失業的得到就業，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愛護與教養，不論工人、農民、商人、學生、青年教員、青年文化工作者、青年民兵、青年婦女……都已有了自己的組織，都有了充分的人權保障，都得到了充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身體的自由，我們都能夠按着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工作，學習；學習，工作。我們一致的目標是爲廣大人民服務，而不是爲任何個人服務，在和平民主新階段中，就和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中一樣，我們即將成爲建設新中國的骨幹力量。所有這些，我們非常明白，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二十七年前「五四」運動所喊出的「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的口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地區已經完全實現了。

但是，我們一時也不能忘懷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你們與爲你們的災難就等於我們的災難。你們處於國民黨法西斯的血腥統治下，處於國民黨特務的包圍與威脅下，自由被摧殘着，思想被統治着，身體被管制着，生活被操縱着。饑餓、失學、失業、失蹤、欺騙、恐怖、威逼、監禁、危害、暗殺、流血這些可怕的災難，常常緊緊地跟隨着你們，法西斯不准你們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學習，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行走，法西斯強迫你們爲「一個黨」「一個主義」服務，要爲「一個領袖」拋出你們寶貴的頭顱！在街頭，在鄉區的土地上，法西斯欺騙你們，威迫你們去充當他們反蘇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犧牲品！法西斯要迫着你們到反共的內戰火綫上當砲灰；而當你們一旦要求和平民主的時候，大刀、水龍、石頭、手槍、手榴彈，……就臨到你們頭上了，這是對於我們青年的凌辱，對於民族精華的殺戮！他們不只在他們統治的地區公開橫行，他們派遣了大批特務潛入解放區施行武裝、暗殺、放毒、破壞、發動的無恥勾當。你們看，在昆明，在青島，在成都，在重慶，在南通，……在所有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學生、工人、婦女，……到處遭受國民黨法西斯的拘捕，槍殺……。目前他們更在努力擴大東北內戰，發動中原內戰，他們要破壞中國和平民主的基石——停戰命令、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把中國拖回內戰獨裁的老路子上，把中國人民、中國青年推到無邊的災難裏去！所有這些，是我們萬萬不能忍受的！

把解放區青年的地位和國民黨統治區青年的命運比較一下，就會十分明瞭：誰是青年的朋友和救星，誰是虐殺青年的罪人！

爲了紀念我們偉大的青年節日，爲了保衛和平實現全國民主，爲了解放我們全國的青年弟兄，讓我們向你們伸出援助的手吧！你們已經做了無數次正義的鬥爭，而這些鬥爭，是促使中國民主化工作中所必需而不可少的！繼承「五四」的戰鬥精神，衝破法西斯的牢籠，拒絕法西斯的欺騙，打破法西斯的思想統治，站在被法西斯驅使到內戰中的青年用起槍來反對內戰吧。學習爲人民服務的新的革命人生觀，拒絕爲「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服務，爭取三大綱領徹底實現，以完成「五四」的革命任務吧。所有解放區的青年，將是你們有力的後盾。

晉綏邊區「五四」青年座談會六百餘青年代表啓

五月六日

莫斯科廣播—— 中美廣大輿論要求 無條件停止中國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最近美國及中國的許多報紙及無綫電，對中國現狀紛紛發表評論，一致指出中國內戰重新加劇的事實，並要求無條件停止內戰。四月三十日，紐約無綫電廣播引據中國政府方面消息說：與共產黨之停戰協定已延遲，因爲國民黨軍隊正企圖在滿洲盡量多佔些城市。美聯社駐南京記者羅約翰五月二日電稱：滿洲又發生軍事行動，這一軍事行動是國民黨右派所挑起的，他們打算在巧妙的宣傳與各種煙幕掩蔽之下，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由蘇聯正利用中共的幫助在滿洲起重要的作用，羅約翰指出：這類宣傳是荒謬無稽的。並稱：蔣介石如果撤除秘密警察手段，在滿洲實現政協決議，則可以恢復協調一致。美聯社新聞五月一日發表不久前自滿洲返回該社的記者什爾克林的論文，敍述他在本溪湖與被共產黨軍所俘獲之國民黨士兵談話，國民黨士兵都一致聲明：他們不願意進行反對自己同胞的戰事，他們說：他們是在不久前由美艦調到滿洲來的，官長對他們說是調來解除日軍武裝，可是後來遇到自前綫回來的傷兵，才知道是被調來打內戰的。

上海××報五月三日寫道：不幸在蘇軍撤退後，東北開始了自相殘殺的戰爭。該報指出美國也加入了這一戰爭，中國軍隊乘美艦，使用美國大砲及其他武器，屠殺中國人民，美艦並載運由美人訓練的中國軍隊到各戰區去。該報繼指出：如果東北內戰不立即停止，則將造成嚴重惡果，可以變成全國範圍的內戰。該報認爲只有毫無遠見和頭腦簡單的人，才會說國民黨重新佔領長春是保全自己的面子，可是東北居民的生活是比顧面子更重要的多啊！該報結論力籲：我們要求無條件停止內戰。

大公報：北平訊：瀋陽錦州東北要人的意見，均認爲東北問題必須用政治方法解決，用武力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

美國與中國的許多報紙都指出中國重新發生內戰，不僅限於滿洲一地，美中國每週評論五月五日寫道：簽訂停戰協定以後，國民黨又重在鄂豫皖邊區向中共軍進攻，一月十日至四月廿三日，國民黨對這一區域進攻了二二五次，現時正在加緊進攻中。紐約鋒報駐該區記者巴爾款寫道：駐在一區域的新四軍，會想轉移至共產黨北方區域去，可是當地居民要求新四軍留下，等到中國有了和平保障，居民有可能自由建立行政機關時再撤走。巴爾款繼稱：以前日寇在八年戰爭中都征服不了新四軍，重慶軍閥想進攻新四軍，無疑是拖延內戰。巴爾款指出國民黨破壞了和平行動。

周恩來徐永昌白魯德 由宣化店返漢飛南京

據新華社電：中共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白魯德及徐永昌代表于天鵬於八日抵宣化店，當日下午會同李先念將軍、王震將軍等進行商談，晚七時，參加軍區直屬隊所舉行之晚會。九日，由宣化店返漢口。周白兩氏即於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偕同徐永昌氏，分乘專機由漢飛抵南京。關於此次赴鄂調處軍事衝突之結果，徐周二氏在機場告記者：即將由三人小組發表正式公報。

（新華社宣化店十一日電）漢口執行小組下新設立的宣化店小組（亦名光山小組），中共代表任士舞、國方代表陳讓、美方代表斯克，率隨員十餘人，於九日由漢抵宣，將出發中原解放區各處視察。

國民黨軍 六處續犯中原解放區

華中國民黨軍侵據我蕭縣

綜合新華社電訊，各地國民黨軍進犯我軍情況如下：（一）國民黨軍三日至六日，繼在黃安附近信陽以西等六處進攻中原解放區，侵佔黃安西南的紅毛營與雷營山兩地，進攻我孝兒嶺之一路正與我軍對峙中。進攻黃麻寺及新街之國民黨軍，已被我擊退。（二）豫中方面，國民黨軍八十八軍所部於上月二十七日侵佔我新縣城，該城地方武裝四百餘人奮力自衛，大部壯烈犧牲。執行小組我代表已提出抗議，要求嚴令該軍退出，並嚴懲禍首。（三）平漢沿綫元氏、石家莊、安陽等地國民黨軍第三軍、第四十軍及彭毅永和部，繼向我進犯，侵佔元氏西之西溝、南白路與安陽之八里莊。（四）週歷蘇、豫、皖、陝、魯，沿平漢、隴海、津浦、膠濟四綫主要城市佈置內戰的白崇禧，已由青島飛南京，有所報告。（五）國民黨援蠻派四月下旬由陝南調動大軍，以載重汽車抵寶雞，改乘火車東運。現川陝路上兵車不絕，向北疾駛。又輜重某團的美國十輪大卡車七十餘輛，滿載砲彈，由襄城運至寶雞，向東運送。

張學詩 要求釋放張學良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美聯社長春七日電：張學良將軍之弟現任遼寧省政府主席張學詩氏在記者招待會上稱：蔣介石如忠實其四項諾言，就應釋放張學良。又稱：蔣介石不守信義，西安事變達到抗日統一戰綫，而張學良即被作爲「政治犯」監禁起來。關於最近國民黨發言人所謂張學良不是被囚禁而是受到保護云云，張學詩氏不禁嘲笑說：「少帥不需要保護」。他說，最後一次看到少帥是在一九三七年，此後一切請求探望或寄信，都被無理禁絕。

察哈爾與張家口各界 抗議反動派擴大內戰 聲援東北與中原軍民

（新華社張家口十日電）國民黨內反動派繼續擴大東北內戰，並佈置圍殲中原解放區軍民之陰謀，察哈爾省及張家口各界均憤激萬分。省府實業廳長劉仁將先生說：「全中國所有解放區是一個整體，全體人民是絕不容許獨裁暴徒來侵犯的」。省府秘書處長嶽夯武老先生說：「如果蔣介石及其反動派們一定要一意孤行，各解放區將起而援助」。省府委員東北籍的王紹新老教授，表示希望美國人民在和平民主事業中繼續努力，希望美國政府停止用軍艦運送國民黨軍隊到東北進行內戰，停止以任何貸款支持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建國冶鐵公司工人驚聞中原大戰即將爆發，立即召開五百人的緊急大會，許多工人發表講話，告訴東北民主聯軍和中原的八路軍新四軍兄弟們：察哈爾工人決心作你們的後盾。省府及工農婦青文各羣衆團體復於七日舉行會議，決定以更緊張的工作援助東北與中原人民利全的英勇保衛者。張家口市民衆羣集在各個機關報處和新華書店門口，他們詛咒國民黨內那一羣殘害人民的法西斯份子所造成的無窮的罪惡。來自四鄉的農民，在騾馬店和糧食市場上討論這一個嚴重問題，他們說：「我們已經翻身了，絕不讓反動派再把我們踏在腳下」。張家口宣化兩地工商實業界亦聯名發出通電，警告國民黨內好戰份子，如仍執迷不悟，將自絕於國人。

張店僞軍違反協議偷運軍隊 我被迫停止張博通車

（新華社博山九日電）張博鐵路於上月二十七日恢復通車後，僞軍王繼仲部在南定至張店間不及半里路內，又新建八個碉堡，張店車站外及雙羊洞子一帶，均遍設單人掩體與地下碉堡，更利用由淄博至張店之一千五百噸煤，在膠濟綫運兵。目前，張店僞七團一個營化裝商人秘密往濟南，行至王村車站，被路警查獲七十餘人。四日，解放區張博路局特致函濟南鐵路局張店辦事處，指出由於該僞違反鐵路不准運兵協議，張博路通車已不得不暫行停止。

民主常識

行政院的組織及職權

按照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國民黨一中全會通過的「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都是由國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對國民黨中執會及國府主席負責。該院現設十七個部、會、署，就是：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軍政部、糧食部、農林部、司法行政部、交通部、社會部及地政署、善後救濟總署、僑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賑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各部會署長官及委員都是由行政院長提請國民政府委任，對國府主席負責。按他們的規定，「行政院爲國民政府最高行政機關」，有權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法律案、宣戰媾和、及任免行政司法官吏，但不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的軍、政、財、經各種法案，只要有國府主席個人的批准，不經過立法院通過，也可公佈生效。行政權力實際上是掌握在國府主席手中，行政院長並沒有什麼權力，不過等於主席一個秘書長。

政協決議「政府組織案」，規定在憲法實施以前，即在沒有實行全國普選前的過渡時期，改組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在國府委員會之下，掌握有全國行政權力。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是這樣的：各部會長官都是政務委員，另增設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三人至五人，在所有政務委員總數中，可以有七席或八席由國民黨以外的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充任，那末，按現在行政院共有十七個部會，再加上增設的不管部會委員，總數則爲二十人至二十二人，各黨派佔七人至八人，可佔三分之一的席位，這樣的政府就改變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性質。

憲法實施後，按政協「憲法草案修改原則」規定，行政院實質上就變成內閣，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爲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對立法院負責，如果行政院執行政策失當違反民意時，立法院對行政院可以投票表示不信任，行政院即須辭職，但行政院認爲立法院的不信任不能代表人民意見時，也可以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如果新的立法院投票仍表決不信任，同一行政院長就不能再提請解散立法院，而行政院即須總辭職。

副刊

武正美全家人逃難的故事

——孝義紀事之一——

力羣（並插圖）

在孝義，迭辦到八路軍地區的人民有福了，留在閻錫山手裏的就遭受着不幸。

東小孟編村，武正美的全家人，被閻錫山逼的逃了一回鄉。在外鄉的生活過得不壞；當他們最近紅光滿面的回來時，眞是滿載而歸。然而一直留在家鄉的，反倒面黃肌瘦，家室空空。

武正美的媽媽是一個善良的老太太，今年六十七歲了，她熱情、多話，由於她的五兒和六兒都在八路軍裏，又由於她在逃難的期間，受過民主政府和抗日根據地人民的熱情的招待，因此她對於所有的八路軍，都很親切：給吃，給喝，盡她的所有給以幫助。一提起民主政府和解放區的人民，就流着感激的熱淚，從心懷裏掏出那些數說不完的好處來了。

然而一提起閻錫山的編村人員來，她就立刻咬牙切齒，恨不得咬他們一口，像睜說着一場惡夢似的，訴說着他們加給她的不幸。說呀說的，有時是那麼的傷心，有時是那麼的激奮。

民國三十三年六七月間，一天，恐怖的鑼聲在東小孟響後，閻錫山的協助員就在村民大會上宣布了一道命令，這道命令不是別的，那個就是「要」，向東家要，向西家要，向武正美家全年要下二十七丈布。每人約發三斤棉花，老太太要交六丈布，武正美要交九丈布，正美家婆姨要交十二丈布。「這怎麼辦呢？」老太太想。為了交糧交款——徵一、購二，付加三，馬料四……還無窮無盡的捐款（註一），老太太想把鍋盆、圓牌、六十五顆鼠珠（都是老太太的珠子），還有一圪答得子面，都變賣了。夏天，又咬着牙關交了五百斤麥子。這，已經是弄得山窮水盡了。

有什麼辦法呢？老太太和全家的人都愁的了不得，愁呀愁的，愁到八月裏，連最後的口糧也吃完了。沒吃的，武正美在野外弄回一籃籃打碗花來（註二），煮熟後，擺在老太太面前哄的說：「媽媽，好吃，吃吧。」正美和他婆姨就起模範作用的吃起來，一口一口的滋滿是苦味，像吃麻繩一般。……

現在，當老太太回想起這段生活時，眼淚就撲落撲落的往下流，她傷心的說：「我孩們慘慘的，愈吃愈瘦了，臉上灰塌塌的！」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家還是要，婆姨們一聽見打鑼心就跳，因為交不上布了就得跪、挨打，關禁閉，最痛的就借機被迫姦淫。

然而可怕的消息又傳來了，說是誰家的兒子在「叛軍」裏，就要給編村全年作兩石五斗細糧，五斤花。老太太一想：不好，她有兩個兒子在八路軍裏，那麼她全年應該再出五石細糧，十斤棉花。可是到哪裏去弄呢？到了這步光景，擺在老太太面前的生活前景，就全然是一片恐怖的毫無生路的黑暗的路了！在這黑暗的遭遇，已經有很多人被逼的上吊自殺了。

然而武正美的全家人沒有上吊自殺，因為這究竟是弱者的行徑。他們逃走了。



說是去田裏割黑豆

陰曆九月初十，正當秋收的時節，也正是閻錫山那貪得無厭的饞嘴的海口，張的大大的，等待着新的獵物的時候，早上，武正美趕了一條黑麻牛，馱了一口袋新打下的蕎麥說是去送公糧就離開東小孟了。到了中午，婆媳兩吃了晌午飯，各人拿了一把鐮刀，說是出田裏割黑豆，帶上小孩子也走掉了。

當他們全家人在一個預先約定的汾陽的村裏會合時，他們發愁了：左邊是閻錫山，右邊是日本人，都是猙獰一般的吃人的口，何處是生路呢？

有人告訴他們說：往汾陽的山裏跑吧，那裏是八路軍。於是他們就往汾陽的山裏跑。一跑跑到交口，這裏是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當地的政府和人民就當親人似的招待他們，幫助他們建立家務：給武正美分配下十二畝地——並不出租子，也不交公糧。給老太太和正美家婆姨找了紡花織布的採動，此外，還給他們鍋、碗……。從此他們安心的積極的生產起來，他們一天能織一丈布，兩天共紡一斤花，而紡一斤棉花就能賺十斤米，織一丈布能賺四斤。

村主任時常就來問：「老太太，人家刻苦你們不？」老太太說：「沒說的，人家待我們像親人一樣。」交口的公家人和老婦，一看老太太能紡能織，而且又紡的好，織的快，就都尊敬她。而老太太又待人好，能夠幫助別人，教給那裏的婆姨們紡花織布，所以人家就更加愛戴她，像愛戴自己的母親一樣。政府曾想請老太太到汾陽平川當紡織教員，老太太害怕日本人，沒有去。

過年時，村裏人給老太太送來一斗麥子，一斤羊肉，還有蘿蔔、山藥蛋、芫荽、蔥、花椒面……公家人還拿來紅紙給她的貼了對子——上面寫的說老太太是勞動英雄。老太太可高興美啦！

老太太一共在交口住了十三個月，和媳婦紡了六十斤花，織了七十丈布，賺了七百多斤小米。武正美種的十二畝地共打了兩石小豆，一石六斗穀子，一千來斤山藥蛋，此外還和人家合種了七畝莜麥，分了一石六。於是武正美的一家四口，就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了。

去年秋天，八路軍解放了孝義後，離家十年的武勇——老太太在八路軍裏的五兒，把她接回家鄉。老太太回到家鄉一看，面黃肌瘦的故鄉人，吃的是野菜、南瓜，煮青果子，蒸青果子，有時就到野地裏偷偷的吃核桃，因為孝北是出產果子和核桃的地方。於是她就立刻回想起當年吃打碗花的光景來了。然而老太太現在是幸歸的，逃難的生活使她有吃有穿，而且回來後還給武勇娶了個年青媳婦，吃野菜的日子對於她，是一去不復返了。

今年四月初，武正美帶着他的家口也回來了，一家人紅光滿面，而且還馱回了一石米小豆，一石米莜麥，五六斤棉花……，真是滿載而歸。人們帶着羨慕的眼光迎接着從家鄉歸來的人。有的就開笑的說：「你們去對了，才回來呀，到了快過年啦！」於是引的大家都哄笑起來了——在這笑聲的背後卻隱藏着無限的傷心的眼淚和嘆息。

真是滿載而歸

懷着重建家園的雄心，回到故鄉的老太太，人民政府給她發了十五斤棉花，從今年陰曆正月開始了她的紡織工作後，領導着新上門的武勇家媳婦到三月間已經紡了八斤棉花，織了十五丈布啦。武勇在去年回來後，種了十畝宿麥。今年武正美從交口回來後，一共計劃種三十二畝地。現在種了七畝豌豆，五畝春麥。人民政府給武勇家去年調劑了十畝地的麥子，今年又調劑了十六斤豌豆子。……

現在，作為孝義人民的武正美的家人，在無間的生活的教育中，深刻的認識了一個簡單而又平凡的眞理，這就是——唯有共產黨八路軍才是他們的眞正的救星。

註一：徵一是一兩銀要一石細糧，購二是代購兩石，定價十分之三。付加三，還三石，名義上說是給抗戰有功的人。馬料四，是四斗馬料……共有十三種之多，結果一兩銀要出細糧子五石（約粗糧三十石）。

註二：打碗花，是一種野牽牛花，花有白色和淡紅色兩種。

清除障礙，團結起來

——大後方文化界的來信——

華中文化界頃接到收復區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田漢、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馬敘倫、葉聖陶、曹靖華、胡風、沙汀、趙景深等三十五人的一封公開信，該信內稱：「大後方收復區的人民始終要求和平團結民主，並堅決要求：過去因為敵偽和頑固份子的封鎖，使得我們文化工作者無法密切聯繫和協作，今後我們要清除一切障礙，團結起來。」最後稱：「我們深信江河不會倒流，我們努力決不會白費，人民大眾的願望一定會實現的。」（新華社淮陰七日電）

我代表咱老百姓掌握了政權

紀念五四青年座談會上工人代表武的發言

牛志　黎强

把過去的工人與現在的工人比一比，就說我吧，我爸是個打鐵的，我從八歲唸書，唸到十六歲也打起鐵來，眞是窮球打的噹噹響，甚也沒啦，現在有吃有穿，可說是「耕三餘一」吧，甚也有。以前誰看的起咱黑鐵匠，現在我是街長，我代表咱老百姓，掌握了政權。「五一」又選我當市工會秘書，現在我是代表工人說話的，今天開會，我又被選進大會的主席團。這是誰給的？給的是毛主席，老百姓。今後我們工人不但要生產建設，還要學時事，每天看報識字，我們有黑板報決心要提高文化，除此外，我們還培養學徒，現在南關已經有了十六個，不打不罵，待遇很好：第一年，三丈布，一斤棉花；第二年，六丈布，二斤棉花；第三年，十二丈布，三斤棉花。學的好，隨時還可增加。現在雖說和平了，但是沒有鬥爭就沒有和平，沒有鬥爭也沒有民主，我們要時時刻刻操心國民黨反動派來搗亂，注意防奸。前一二年我們城關工人沒多產生下幹部，時事教育沒加強也是原因，現在特別在這方面注意，各關都有了幹事，秘書，小組長，都能互相督促學習，我們工人的組織是健全起來了，反動派想來搗亂，就讓他吃個釘子看！

談相聲形式的表演

不風

三月二十五日，興縣城遊藝會開幕，警備會約文工團擔任晚會表演，我們演了「大公……」，「相聲」，「獨唱」，「歌詠」……等七個小節目，而其中最受觀眾歡迎的，要算「對字」相聲這一類的小型節目。

「對字」的排練時間並不多，僅在晚會前由演員自己排過三次，那時正是李兆麟將軍被害的消息傳來，我們企圖通過相聲來表示我們對反動派的憤恨和抗議。排練當中，覺得故事主題很單純，因之就從敘述慘害李兆麟悲劇引申到國內與國際銳利的諷刺武器。[illegible]憤故事，遂漸轉到兩人對字。相聲首次在此地表演，觀眾很有趣味，說明了相聲形式，能為群眾所接受。

相聲是一種流行於北平、天津等地（一般都市）的極為普遍的形式，集中的大眾都喜愛它。一般有三種：一種叫「單口」，由一個人表演，說一段故事；[illegible]

但是我們第一次表演的「對字」，[illegible]

還有一種形式的特點，[illegible]

山西[illegible]

[illegible]